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蒙古族) 玛拉沁夫

茫茫的草原

上部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蒙古族) 玛拉沁夫

月
意按照期
话 2
茫茫的草原

(上 部)

作家出版社

北京 • 1992

出 版 说 明

《当代小说文库》是作家出版社向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推出的一套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丛书。它的重点是当代作家的长篇力作。

《当代小说文库》以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为主要撰稿人，并寄希望于不断崛起的文学新人。

《当代小说文库》力争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各方面展示我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向。

文学小传

我的乳名叫斯坦扎布。我们这一代蒙古人诞生时，满月的那一天父母抱着你去寺庙请喇嘛命名，如果你是男孩子的话。蒙古喇嘛都念藏文经，所以我跟许多蒙古男子一样，乳名是藏语。斯坦扎布是什么意思？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长大成人后，我改名为玛拉沁夫，这是蒙古名字：牧童。

我1930年生于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吐默特旗的一个贫穷闭塞的蒙古山村，这个地方现归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我从1946年开始写作，1951年创作第一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从那以后，我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出版过几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我也写过几部散文集和电影文学剧本。

我的作品题材比较广泛，但主要笔墨都用在描绘草原生活上。草原，永远是我心中的诗。

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下部）我是把它当作一首诗来创作的，也权作一首诗来奉献给您！



瑪拉沁夫

風勢越來越大，滾滾地帶的華塘中：位
完全看不見有什麼道路了。孤雁還在天際中哀
鳴……

沙克蒂爾一下子坐倒馬鞍上哭了。他決
意不再回頭，直奔五台山去了。五台山：他將
在那裏忘卻一切，在那裏忘卻一生中所有的
歡樂與痛苦；他願在那裏尋找一片超脫人世
的淨土，求得心靈的平靜。然而，事實上即使
他到達那裡，他什麼也不會忘卻，什麼也不會
超脫；因為什麼也尋找不見，什麼也求得不到
！他——察哈爾草原最大的牧主，只能在五台
山那明暗交替的晨數著鐘中，一步接一步向自己
的末日，自己的坟墓……

作者手迹

上部

上

陪

卷 一

卷

一



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的春天，察哈尔草原的人们生活在多雾的日子里。每天早晨，浓雾湮没了山野、河流和道路；草原清静而凉爽的空气，变得就像马群踏过的泉水一样，又混浊又肮脏！人们困惑地、焦急地期待着晴朗的夏天！

就在这样一个下雾的早晨，一个骑马的人挎着大枪，直奔特古日克村而来。他走到离村不远的一座小山上，贪婪地四处张望；浓雾遮住了他的视线，看不远。“盼哪，盼哪！盼望着回到家乡来；今天回来了，可巧遇上了这样大雾天气，我多想站在这座小山上，看看家乡广阔的草原，呼吸一下家乡新鲜的空气呵！……”他失望地自言自语地走下山来。

马艰难地踏着深雪向村里走去。路两旁，柳树枝上挂满了冰霜，野雀在林中穿来穿去，雾天的早晨格外寂静，好像草原还没有从梦中苏醒……

过了一会儿，从雾幕中徐徐传来牛车在雪地上行走的吱吱

吱吱声响。听到这声音，那骑马的人心想：“大概是拉水的牛车。”立刻脸上露出微笑。对他说来，家乡的一切景物、声音，都是非常亲切的！

果然有一个衣着褴褛的女人，赶着两辆拉水车走了过来。骑马的人上前寒暄，他自信村里随便什么人都认识他。

“女乡亲，你好吗？”

“好。你好？”

那赶车的女人好似受惊的鸟儿，停了下来，用头巾角遮住脸部，只露出两只大而深陷的眼睛。

骑马的人认不出她是谁，也许是他被抓去当劳工以后，新搬来的人吧！

“我打听一下，斯琴的家还在这个村庄吗？”

“你说什么？问谁？”她谨慎而恐惧地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瞧他的脸。

“我是问斯琴，就是外号叫‘小燕’的那个姑娘。”

她仍然站在原地，她那呆傻的眼光从他脸上一直没有移开。骑马的人感到奇怪，不由得把头上的皮帽往脑后推了一下，一缕缕热气从宽阔的额头往上直冒，显然他有些着急了。这时不知为什么，那女人的肩头和眼角突然猛烈地抽动起来，泪水糊住了两眼，她竭力压抑着声音，在嘴里叨咕着：“天哪！是……是他……铁木尔！”就“呵！”地叫喊着丢下水车，向被深雪覆盖的荒山上疯狂地、无目的地跑去；跑出不远跌倒了，爬起来又跑……

在她跌倒的雪地上，从她长衫上撕落下来的几块破布片，在晨风中轻轻地摇动着……

他起初想去追她，后来一想她也许是个疯子，再说自己刚

回到家乡来就满山遍野地追撵一个女人，也不大体面，于是勒过马头，赶自己的路了。

雾，还没有散；太阳，就像日落前的月亮：没有光辉，没有温暖。远处的沙丘和草原像是被巨大的纱帐笼罩起来，虽然已经是小晌时刻，而草原依然昏昏土土的。

前面隐约地看见在沙丘脚下立着一座破旧的蒙古包。包门前站着一位手拄拐杖、瘦弱不堪的老太太，她那由于牙齿脱落而收缩的嘴唇不停地蠕动着，看去像是在做祈祷。过了一会儿，她使出全身的力气，好不容易地迈动脚步，从左向右围绕蒙古包走了起来，一圈、两圈、三圈……

铁木尔记起她是刚盖老太太。她呵，讨了半辈子饭，直到因年迈手脚失灵连饭也讨不成了的时候，才在这个地方落下脚来，靠她嫁卖女儿所得的一点彩礼，度着孤独的贫苦的晚年。

他又记起刚盖老太太前些年曾向老佛爷发过“心誓”：每天分晨、午、晚三次围绕蒙古包边祈祷边行走一百圈，直到死去为止。看来她老人家数年如一日，忠实于自己的“心誓”，甚至在今天这样寒冷的清晨也不例外。

看到眼前的景象，铁木尔的心不由得痛了起来。刚盖老太太呀！你在这遮盖了一切的浓浓的晨雾里在祈求什么？是在祈求人间的荣华富贵，还是你晚年的幸福康乐？是在祈求上天搭救你贫困的同胞，或者你苦难的民族？……不是！全不是！贫困和苦难把她的背都压弯了，那是无法解脱的！至于荣华富贵和幸福康乐，在这人间她从来不曾得到过！因此，她以奄奄一息的生命中的全部力量，在为比今天这浓雾更为渺茫的、不可理解的来世祈祷着，祈祷着……

“难道祈祷能够拯救我们的民族，搭救我们的人民吗？”铁

木尔一个人突然这样喊了起来——确切地说，是从他内心中像炮弹一样发射出来的——以致把他的骑马都吓了一跳；立刻将两只耳朵像羊犄角似的直楞楞地竖起来，噗噗地打起鼻响。

铁木尔打马跑到刚盖老太太跟前，问安道：

“刚盖老大娘，你好！”

那老太太听到人声，停住脚步，轻声答了一句话，但是铁木尔没有听见，等他再要问话时，老人嘴里又叨咕起咒语，开始迈动脚步了。她老人家每走一步，都要用拐杖探一探路，呵，她的两眼全瞎了！

“可怜的老人！”

铁木尔知道她围绕蒙古包做祈祷是不能中止的，更不能谈话，只得自言自语着离开了她。

回到家乡所遇见的这两个人，使他感到意外；那个疯女人和刚盖老太太的影子，在他脑海中交替地出现着。

正在这时，他的骑马突然受惊，猛地向路旁闪跳了一下，几乎将他摔了下去。他赶紧勒住马缰，定神看去，原来道路上横着一个小孩冻僵的尸体，半身埋在雪里，半身露在外面；贫困和疾病不知从哪一位母亲的手中将他夺走，扔到这里了！

当铁木尔来到村头时，微风吹来，雾散了，太阳也毫不吝啬地撒下光辉，草原渐渐显现出来。铁木尔贪婪而多情地看着自己的家乡，热泪不由得流了出来！呵！离别特古日克村，离别亲人们，已经一年多了！家乡，一点都没有变样，村落中央结了冻的特古日克湖闪耀着为他所熟悉的白光，湖两旁柳林和榆树仍然向天空伸着深褐色的手，还有那环抱村落的黄色沙漠，也仍然躺在那里……

刚进村里，远远看见在村落尽西头，立着五座雪白、崭新

的蒙古包，那是鼎鼎大名的贡郭尔扎冷^①的家。“他还住在这里，可恨的家伙！”一想到贡郭尔，他不由得把马往外拉了一下，好像用这来表示与他疏远。但是就在这时，他发现贡郭尔那五座蒙古包后面，矗立着他被抓去当劳工时还不曾有的五间漂亮的砖瓦房。砖瓦房在草原上是罕见的，所以显得格外显眼。

然而，与此同时映入他眼帘的，是那些散落在湖边林间的低矮发黑、千孔百洞的牧民们的蒙古包！

“不，家乡变了；变得越发黑白分明了！……”

在特古日克湖岸上走着一个女人，粉红色的头巾在朝阳下闪着光。她是谁呢？也许是他日夜思念的斯琴吧！……刚才遇见的那个疯女人又是谁呢？没等得出答案，他又想别的事情了。

来到斯琴家门前，他下了马，将全身是汗的马拴在木桩上；马桩周围长满了枯草，由此可以推断：这家已经好久没有来过骑马的客人了。然而，他离开家时，斯琴不是还有一匹三岁骑马吗？他这样胡乱想着，一步一步地走近蒙古包，心，也跟步伐的节奏一样跳了起来！看见蒙古包顶上冒出的灰白炊烟，他想到：“这就是斯琴的家呵！她也许蹲在‘吐拉克’^②旁烧茶呢！”走到门口，刚要伸手去开门，又把手收了回来，他想站在门外，先听一听斯琴的声音。站了半天，没听到人声，只听见铁勺碰在锅沿上的叮当音响，他有些发急了，猛地把门一开，喊道：

“斯琴，我回来了！”

① 察哈尔盟的行政官衔与内蒙古其它各盟不同，一旗之长不叫王爷，而叫安奔；其次是扎冷（分耶合扎冷和巴叻扎冷两种）、章刻、专达、混都等等。

② 蒙古包里的火炉。

包里只有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是斯琴的爸爸道尔吉老头。他刚烧好茶，把茶倒进木桶里，回过头来看是谁闯进包来：

“呵！铁木尔……”

冬的一声，茶桶从他两手中掉在地上，滚热的茶水，溅得满包全是。

老人走上前来，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铁木尔结实的肩头，泪水从干枯的眼窝中流了出来：

“铁木尔，铁木尔，你……”

“您的身体好吗，大叔？”铁木尔也含着泪问道。

“好。你的身体好？”

铁木尔答完，把茶桶收拾起来，两个人都坐下来了。

道尔吉老头总是用不安的、惭愧的眼光看着铁木尔。他俩交谈了一阵，铁木尔一直没好意思问斯琴到哪儿去了。道尔吉老头早就看出这一点；然而他越是了解了铁木尔的心思，越觉得有千斤重的铁块压在他的胸口，万把刀子刺在他的心头！铁木尔的意外归来，使他不知怎样把这离别一年多的生活，详细地照实地告诉他。

一直到喝完茶，铁木尔也没好意思打听斯琴，道尔吉老头也没提到她。

铁木尔饱饱地喝了一顿一年多没喝过的草原奶子茶，出了一身汗，解下皮带，脱了皮大衣，刚要擦汗时，忽然听到包外一阵马蹄声：

“外边出了什么事？”

道尔吉老头从半开的蒙古包门，探出头去窥望，这时有人向他喊道：

“大清早的客人，来报喜，这是谁的马呀？”

没等铁木尔站起来，贡郭尔扎冷就闯进来了。他穿着一身黄呢军衣，外边披着一件黑斗篷。靴子是漆皮的，靴统跟镜子一样发亮。高鼻梁上卡着一副黄色化学边养目镜，上嘴唇上留着两撇与他三十五岁的年龄不相称的八字胡，显得矜持而又威严。

铁木尔的意外出现，使贡郭尔大吃一惊。好像突然有一股冷风向他脸上吹来，他那美丽的八字胡痛苦地颤动了几下。但是他像许多有社会经验的官员们一样，毫不费力地把神情镇定下来，对铁木尔发出亲切的、甚至是友谊的微笑，并且打破因身份关系从来不先向人寒暄的惯例，向这个在外边转了一两年，不知道长了几斤肉的铁木尔不自然的寒暄之后，说道：

“从去年事变后，我们全屯的人都盼望着你早些回来，今天果然回来了，这真叫人高兴！铁木尔，你也会知道，在这样多风多雨的年头，人们都是希望英雄好汉守在自己身边的。不是吗？”

对贡郭尔扎冷这不寻常的殷勤和健谈，铁木尔有些纳闷。在明安旗一手遮天的贡郭尔扎冷，怎会变得这般平和近人？想到这里他不由得产生几分疑心，说道：

“贡郭尔扎冷，我刚刚回到家，对家乡的事情一点也不摸底，尤其对你称呼我是‘英雄好汉’的意思更不明白。我算什么英雄好汉？只不过叫你给抓去当劳工受了两年牛马罪！”

听了这话，贡郭尔扎冷奸猾地笑了。好像一个猎人站在高岗上寻找野物线索似的，他把眼光集中在铁木尔脸上。他相信自己机警的双眼，几眼就可以把铁木尔的骨肉看穿；然而他却失败了。“他知道斯琴的事情了吗？不，看样子还没有听说呢！”